

# 死亡谷星月夜

(西雅圖) 吳捷



那天是農曆十六。在 Stovepipe Wells 附近的大漠看罷落日，駕車回幾十里外的露營地。半天淺粉色微倦的餘暉在車後一路相送，前方連綿的巨石山都漸漸隱沒在暮色中。車燈推開幾十尺見方的黑暗，起伏的山路若隱若現，山光西落，月亮卻一直沒有出來。我在初春的南加州、比德拉瓦州大一倍半的死亡谷裡。酷熱、乾旱、極速的蒸發，只容得矮灌木和枯草，只留下沙漠、戈壁、鹽鹼地和瀉灌童山。盛夏時分，烈日如黑洞，吸走地表一切水分。連日五十多攝氏度的天氣裡，或許還聽得見草葉溪流啾啾的哀鳴，聽得見鹽的晶體在惡水盆地一格一格地構成錐形的堡壘。哪個敢在夏日駕車獨闖，死亡谷會給他留下唇舌燥的回憶，給車烙上爆胎、拋錨的教訓。初春或許是最好的季節。黃色紫色的野花開得熱鬧，垂死的草木現出疲弱的綠色，入夜乾燥卻並不寒冷。

回到露營地，剛跨出車門一門鑲滿璀璨鑽石的圖案把我釘在原地，車門都來不及關上。北斗在北天刻下一個巨大的問號，映着獅子微帶橙紅的小型反問號，獵戶帶着大小二犬在天頂之南伸展，其南更有列宿成行，青白、橙黃、瑪瑙紅的格局和觸角，八等星九等星都披掛登場，任你想像馳騁其上。一道白色的輕紗橫貫東北和西南，飄過那一切之間，淡淡的光芒透出來自宇宙深處的靜謐。從未見過如此完整、如此明麗的星圖；大城市裡不必說了，象徵現代文明的燈火澆滅了幾千年來輝映夜空的秘密；即使過去多次在荒野地帶露營，也只在樹林的遮掩下看到這鑽石圖案的一角；或者因為大冷、風太大，無法獨立野外，饕餮這星斗的盛宴。有時觀星緯度太高，北斗幾乎在頭頂，獵戶足下的天空一片茫然。如今我在南加州的死亡谷，一片不毛的開闊地乾燥溫暖，視野裡沒有任何障礙物或光源。我等待的月亮情人還遲遲不露面，獨留這滿天攝人心魄的壯麗蒼古亙古不變的秩序。我坐在帳篷外，想起十幾年前的那個小小的我，迷醉於這閃爍的秘密，對照着好幾種星圖卻還不满意，想把每一顆鑽石每一粒瑪瑙都畫到筆記本裡。十倍的望遠鏡不夠，五十倍、一百二十倍地武裝雙眼，好奇那淡淡透出的淡淡的光芒，屏住呼吸去偷一團團淡綠色淡藍色的雲霧裡蘊含的星軌和旋臂。古埃及，古中國，古巴比倫，古希臘，古羅

馬，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舟子，每個民族每個地域每個朝代都望着描摹着同樣的圖案，編造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解釋。七月流火，三星在戶，維北有斗，皖彼牽牛……這些六七千年前黃河流域吟唱的歌謠，我在北美大陸最低點、海拔負八十五點五米的惡水盆地附近又再次想起，而鐵的布局、嚴整的秩序，千萬年來都不曾更改，在死亡谷形成之前都不曾更改。「地質年代」是一系列巨大得人絕望數目，卻也比不過「天文數字」。這圖案任你觀看，任你測算，任你描繪，在幾百億光年外傳來的微茫電波前卻都要黯然失色。

思想之際，微風轉涼。西方天空早已是長夜的死寂，東方不見一絲光亮。無月之夜，難免讓一個為月而來的人失望。或許月亮也給死亡谷的烈日嚇怕了，非要等到深夜時分才敢拋頭露面？獨坐久之，四圍沉靜，悄看銀河高影，群星西移。近九點半，天頂巨幅的旋轉星圖上，青玉瑪瑙都漸漸黯然，星圖的底色從天鵝絨的墨黑深處透出一派蕩漾着銀光的澄澈與空靈。橫貫周天的白練愈加蒼白，微型的燈火逐一熄滅，都屏息等待着什麼。再看東方的山窩裡，果然有半彎盈盈欲上、躍躍欲出的冰冷，忽然翻過了那道山巒，刺眼的亮，完美的圓，凝結天河的冷峻，安撫灼傷的柔和，萬物都在瞬間俯伏跪拜，拖下深黑修長的影子。群星斂容，山谷整肅，蒸發殆盡的鹽湖反射起銀白色帶陰森的涼意。在死亡谷裡苦待兩個小時的十六夜月竟是千億瓦探照燈的寒光，無法正視。整個夜晚，這盞明燈朗照死亡谷盆地，照着史前的蠻荒，磨成沙礫的山丘，南加州裸露的背脊。直到清晨，旭日未出，霞光已染紅西邊的山巒。冷月西斜，徘徊在緋紅的雪峰和尚在沉睡的沙丘之上。荒灘的死寂邊緣，兩株卑微的小草正從龜裂的泥土中掙扎出來，幾叢明黃色的野花在晨風中搖擺自如。我不知為何，最愛沙漠、戈壁、荒灘、亂石山這類頹廢的地貌，這次特地在月圓之夜來露營，還要繼續向西，用四輪橫切並征服死亡谷。這只會是最初級的征服，因為還不是煉獄的天氣。因為當半枯乾的灌木在鹽水溪邊滋長，極端的高溫將山峯谷地碎裂成沙石，滿天星月帶回童年和少年的記憶的時候，全副武裝的所謂征服者只有震愕、驚愕，和迷醉。

## 回憶灣仔的書店

□陳德錦



那時家在灣仔，要找東西吃，或到書店走走，不費腳力。晏頓街旁邊是一間已結業的 S.&S 餐廳，樓面特高，卡座寬闊，靜如深海。在這裡偷閒吃下午茶，看幾頁書，最為稱心。走不多遠，距「天地」不遠有一家書店叫「長興」，專售風水、家政、語文補習之類的書，也有少量文學作品，書價標明「長期七折」。這折扣能動打動任何人，我買過一些厚厚的詞典。最後買的書，我記得，是一部周振甫註釋的《文心雕龍》。

走過盧押道，「藍天」在望。「藍天」在二樓，正正對着修頓球場。「藍天」有很多台版書。有五十年代「戰鬥文藝」，「人人文庫」單雙號小書也有，有名學者的初版著作也有。「今日世界」的美國名著頗為齊備，著者、譯者都是名家。

「藍天」所缺少的現當代文學，在譚臣道的「一山」書屋可以補充。「一山」由一群熱心文藝的青年人創辦，走上通往書屋窄窄的梯級，就好像快要遇見黃春明的坤樹或七等生的李龍弟，又好好像嗅着一點「鄉土文學」論戰的硝煙。

在莊士敦道，同「一山」不到一箭之遙的是「華風」。「華風」是港式的樓下書局，主要售賣文具和教科書，但也存放一點點版書和文藝期刊。你可以放心，即使不買書，也可以走進去逛一會。

經「華風」稍向前走，在一層小商廈的入口沿梯而上，是「青文」。「青文」結業不久，談及它的文章很多，這裡不贅說。值得一談的，是「青文」古今俱備，雅俗共賞的一面。我在這裡買了不少書。愛書人大多會慕名登臨，各自留下美好的記憶。

轉入灣仔道，向東走，「波文」的舊址就在附近。「波文」專營中國文史著作，新舊都有，曾經重印過很多絕版書，好像也出版過文藝雜誌。研究香港文學期刊歷史的人，不妨作一個點子。

走到天樂里，坐電車的人在右邊會看見一間地舖書店——「藝美」。「藝美」的書種似「長興」，但面積較大，狹長的書店，前半部售賣文具，後半部有新書供應，九十年代後更有內地版新書擺放。「藝美」兼營出版及發行，似以文娛類為主。走上閣樓，還可以發現大部頭的古典文學和西洋文學。

軒尼詩道的舖位租金高昂，經營書店不容易。那些接近銅鑼灣區的書店，像「南山」、「創作」等，實在為文化出了不少力。另一家也許較少人記起的「明思」，地舖連着閣樓，也放了古今中外的作品。地下書店當然不能不賣水命相字典金筆，但也並非絕對勢利。那時要啖一門藝術欣賞課，我在閣樓上挑了一部唐德義的《西方美術史》。

不管書店是什麼類型，經營策略怎樣，總不能說它對社會無益，因此都應感激。在鬧市中闢出一片文化土壤，以實際的空間，為讀者提供歇腳休憩的時刻，書店功不可沒。已故作家司馬長風的書，不少是由「一山」、「波文」、「創作」、「南山」出版的。今天有規模的書店，不但設有座位，空調舒適，店員都穿上制服，誠懇地為讀者服務，只是缺少了昔日小型書店的一點個性。

書店各有性格，像人，而不獨在灣仔。有些板起臉孔，專等客人一手付鈔、一手取貨。有些略無「架子」（把書堆放在地上），隨客人興之所至，胡亂翻閱。有些朝氣勃勃，店員不停補充新書，好像書也會向你打招呼。有些暮氣沉沉、沒精打采，怎樣也等不到相熟的客人來訪——愛書的人早已搬遷、移民，或竟離世——都遠去了。

## 「武俠」下崗，「天下第一奇書」開談

——《梁羽生閑說〈金瓶梅〉》代序

□孫立川

魯迅是以純文學而論，毛澤東則以階級鬥爭為絃，將之視為「譴責小說」。梁羽生則是二者兼而有之，但他更偏重於魯迅之論，這或是出於二人都是小說家的緣故。

在這長達五百多天的連載的最後一篇稿中，梁羽生寫道：「《金瓶梅》的摘錄評點到此是可以結束了。關於《金瓶梅》的藝術特點，我曾引用過魯迅、吳晗、鄭振鐸、孫述宇……諸家評述。最後要補充的是徐胡方在《論金瓶梅》所提出的：《金瓶梅》在文學史上的兩大貢獻……」於此可見，除了摘錄《金瓶梅詞話》之外，他在評點時還通覽上述諸家的研究之文，其中引用最多的專家之見乃是孫述宇的《金瓶梅的藝術》（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版）一書中的論點。然而，他並非「文抄公」，更多的還是他自己的發見，如此這般云云也只是他的謙辭而已。就全書的內容來看，梁羽生的史識、學識、文學觀及審美意識，就在這裡行間不經意地揮灑出來。下面略舉幾例。

《金瓶梅》是從《水滸傳》的武松打虎殺嫂的故事衍生出來的長篇巨製，但它並非將《水滸傳》中的「武松」全數搬到書中來，而是有所創造發明的，梁羽生以四十七篇的篇幅來討論武松與潘金蓮、武大的「三角關係」，探究武松與潘金蓮的微妙心理關係，也比較《金瓶梅》與《水滸傳》之不同。他指出武松對潘金蓮似乎不是無動於衷，他的心理變化有一個過程，表面上所流露出來的並不代表他的全部心理活動，就像是巨大的冰山露出來的一角而已。另外，他也不全然同意上引文徐胡方先生的觀點：「像《金瓶梅》那樣長達一百回的巨著，除了偶一出場的武松等人外，幾乎全是反面人物，在中國文學史上這是一個新的現象，新的問題」。梁羽生認為：「其實武松也還是有「陰暗面」的「英雄」。他細緻地分析武松殺人的變態心理與行為，殺了人之後又丟下武大的女兒迎兒不管而重上梁山。他將《水滸》中的武松與《金瓶梅》中的武松作了對比，認為後者並非可推許的英雄好漢。這些論點都屬發人所未見，此其一也。

其二，他對西門慶及金蓮、瓶兒、春梅、陳經濟、吳月娘及一眾人物的分析與評論也很有份量。尤其是潘金蓮。《金瓶梅》被稱為中國自然主義寫作的第一部作品，而其「世情」之描寫也迎合了市民文學的審美趣向。在中國文學批評中，《紅樓夢》則被譽為中國現實主義的最偉大作品，二者天差地別。在中國古典小說或謂傳統小說中，明代四大說部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皆由歷史與傳說演義而來，加上元雜劇的內容補充而在明初集大成之。《金瓶梅》則借了《水滸》一節而衍化，其內容都是由作者獨立創作，其最大的貢獻還在於將作品表現的場景移至一個家庭之中，又擴大社會方面人物糾纏不休，爭相相愛，而後又與社會方面人物糾纏不休。這是與近代小說的要素比較接近的。《紅樓夢》也是將場景設在大觀園內。當然，《金瓶梅》某些內容不堪入目，性描寫十分露骨，床第之事豈可登上文學聖殿？故毛澤東「慧眼獨具」，把它作明代歷史來讀。而《紅樓夢》則成為「講階級鬥爭」的小說，

「要看五遍才能有發言權。」毛澤東還因此發動了一場運動來整人。

梁羽生對潘金蓮的分析尤為過細。他指出潘金蓮之被視為「天下第一淫婦」是與其身世有關，武大郎是一個性無能者，她與西門慶勾搭成姦也與武松拒絕她有關。潘金蓮與其他女性的矛盾其實都是圍繞着她要「獨佔」或「多佔」西門慶而引發的。他特地指出金蓮飼養書獅子的大貓嚇唬李瓶兒的兒子官哥兒實出於妒忌。這使我想起錢鍾書先生曾在《管錐編》第二卷第 531 頁中說到法國莫泊桑短篇小說《Une Ven-detta》中有馴養惡犬專咬人類以報仇的故事，竊見正與潘金蓮之舉雷同，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見《金瓶梅》的寫作手法之不凡。

對西門慶的大房吳月娘，梁羽生也識破了作者的諷刺寫法。吳月娘並非一個正面人物，西門家中，除了他的女兒西門大姐等着墨不多外，可以說沒有一個好人。但梁羽生指作者的寫作沒有臉譜化，反而是各有各的特性，如宋蕙蓮這個人物，雖有種種缺點，卻也有剛烈一面。他對吳月娘是否定的。總而言之，小說作者筆下的女性大都不是好人，怪不得毛澤東說作者「不尊重女性」。但又何止是《金瓶梅》如此。梁羽生的老友蕭綉琴就說過：「《水滸》全部都是輕蔑婦女的，連女英雄都過不了什麼本事，唯一像有點本事的扈三娘，卻被林冲擒來，由宋江作主嫁給「屍燒灰」（故鄉方言）王矮虎了！（小時讀到這裡，以為她會嫁給林冲，及至配了王英，心裡不舒服了幾天）這些都是封建而不是封建。」①《金瓶梅》脫自《水滸傳》，所有的女性都被醜化了。然而，又豈止這些脂粉隊如此，西門慶、花子虛、應伯爵，上至天子門生，下至販夫走卒，滿本書中，還不是像《紅樓夢》的魚大所罵的，除了門口那隻獅子，又有哪一個是乾淨的呢？

其三，梁羽生古文根柢深厚，擅長於詩賦、聯語。《金瓶梅》中有許多曲詞，梁羽生對之品評詳確，這是現在的許多《金瓶梅》研究家的弱項。大家或許以為，《紅樓夢》的詩詞風雅十足，到處傳誦，《金瓶梅》中的詩詞除了淫詞豔曲，還有什麼好看的？!但《金瓶梅》既稱為「詞話」，自少不了詩詞、歌賦、曲辭，明代四大說部中都有詩詞貫穿其中，就連《西遊記》收有的各種詩、詞、賦、歌、頌、偈及有韻長文就有 768 篇之多。《金瓶梅》中潘金蓮與陳經濟私通，就常以詞曲訴衷情。梁羽生從小說人物的作詞賦曲之內容加以評述，指出作者常以諷刺筆法表現小說人物的各種可笑樣相，這是作者對之諷刺與揭露。梁羽生評彈有據，條分縷析，時有令人豁然之見解。

此外，梁羽生常以粵語方言來解釋文中的一些詞語，頗具特色，因為是寫給香港的讀者看的，所以用方言來解釋書中的俚語、名稱是有必要的，加上他的文體生動幽默，為論深入淺出，先「摘錄」，再評說，夾敘夾議，沒有論文的枯燥無味，而有故事性及趣味性，讀來常有會心一笑或噴飯之感。今日讀之，啟人聯想，譬如，書中的「傍友」乃今日的「傍大款」之古名。西門慶賄賂蔡太師，竟買了個官來當，作威作福，受賄判案，作奸犯

科，無所不用其極，證之今日之社會醜類，正有似曾相識燕歸來之諷喻。對這些書中所描寫的「世情」，他「杜撰」出一個新名詞，曰：「社會寫真」。梁羽生還認為：這部數百年前問世的長篇小說雖然寫的無一不是反面人物，但其寫作手法卻有不少創意，譬如寫李瓶兒的夢，寫春梅在金蓮死後的託夢，均可與佛洛伊德理論相發明。

綜上所述，《梁羽生閑說金瓶梅》一書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學評點形式，它糅合了文學評論著作與古人的眉批、回評的方式，前者宏篇大論，枯燥無味；後者只能畫龍點睛，點到為止。他之所以會選擇以《金瓶梅》為評本，我想或許是受到陳寅恪先生對《再生緣》之研究的啟發。這種別具一格的形式，如以西方現代的「解釋學」衡之，庶幾近似。按照西方哲學家 R. E. 帕爾默的闡釋：「解釋學注意的中心是理解原文——即理解用語言寫成的作品。……不管原文是一個夢，一個神話，一條法律，一首詩，一篇散文或一份電報，人們只依靠單詞或句子不能理解「作品」，必須依靠構成作品的更大的單位作為理解的向導。」（《解釋學》）②在他的摘錄評點之中，時時顯現出他的文學情懷與史識。為了保留他當年發表時的原生態，筆者在校編時仍依時間順序編排，不作裁剪，文中針對部分內容所作的小標題為筆者所加，又將每篇的出處註明：「事在第 X 回」，餘則不予刪改，而疏漏亦自在難免。此一長篇連載完畢的翌日，梁羽生即以《有聞必錄》在《商報》續開新的專欄，仍以「時集之」的筆名。《有聞必錄》是他的讀書札記，其中有些篇幅也涉及《金瓶梅》，但因係後出，不入此「摘錄評點」專欄之內，故這些短文不予收入本書之中，這是需要向讀者說明的。

着手校編這書大約在十個月前，去年十一月後，梁羽生先生的身體漸轉羸弱，他知道我正在為此書的出版緊張工作，表示了關注與關懷之意，囑我放心去。謬承錯愛，也深感責任重大，恐學識有限，不逮「校編」之責，有戰戰兢兢之意。梁先生一向待我甚厚，他的囑託敢不尊命乎？又知他漸步向生命的最後歲月，於是，總想將此書早日鈐版，趕快奉獻於他病榻前，然而，趕趕趕趕還是未能趕上在他離世之前奉上此書，這於我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遺憾。十幾年來，梁先生與我隔海時有文通或以電話交談，有批評，有指正，有謬獎，而今翻閱他的一些信札，憶起他的啾啾唾玉，真有潸然下之感。

謹以此書奉獻給逝去的大俠——梁羽生先生，並對在本書編選過程中提供協助的梁先生家人、楊健思女士及公司同仁表示謝忱。

(下)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四日初稿於港島穆穆書齋

①蕭綉琴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1 月。

②轉引自何新《機學家的理性與悲沉》，《讀書》1986 年 5 期。

## 飛翔的羽音

□韋 嫻

聽，毀滅的聲音已叩響了門窗。你準備好了嗎？你芬芳的門前，綴滿了夜霧的露珠，神秘的夜婆婆那溫軟的手臂，剛剛從草葉的光影間拂過，你啓開玫瑰色的唇，向守候在黑暗盡頭的晨曦，道一聲早安。

推窗而去，漫坡遍野是青草的呼吸，鮮花舒捲，長長的藤曼纏着妖嬈的荊棘，聆聽飛羽駕着輕風滑翔之音。暗香浮動。溫軟的，靜謐的，綿無盡期。風鈴聲在暗空遊蕩。驀地，一串清涼的淚珠滴落在你的手心。

二

海在喘息。起伏的水浪，用舞蹈的腳步，蹂躪雲霞的倒影。不安的夜風迅速滑離着，悄悄窺望暗流們如何在水下湧動。你從夢霧濃密的樹葉間墜落。你該準備了呀。日子噹噹噹噹，拽着飛翔的羽翼，竊竊私語。你回眸一笑。摘一束新鮮的草葉，編成少女的花冠；翩然而舞，吟一首昨夜的小詩，織作節日的錦繡。揚一揚手，邀來漫天飛鳥的歌吟；輕撥琴弦，等待朝陽明媚的問候。塵煙在霧氣中騰升。汨汨顛音於耳，流動的視域裡，一片混沌。你聽見了飛翔的聲音。

三

不，不要說話。讓悅耳的樂音，撒在清涼的溪間吧！你的眉宇間閃過一縷憂傷，像輕羽，如微塵，稍縱即逝。讓動人的舞姿，留跡於水湄之上吧。冰月高懸，即使是一泓苦澀的海水，也該映出天字間的光影華采。月色如洗。你像仙子一樣自如，你的世界本該屬於自然。秋風起，大雁高天啼鳴而去，餘音裊裊。門外，毀滅的聲音已經叩響。成長的心，如一朵小小冰凌花，靜寂如漠。